

薪酬体系更灵活、发展前景被看好

如今幼儿培训机构受到幼师青睐



幼师调查

一直以来，进入公办示范幼儿园工作是很多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“第一志愿”。不过，随着就业观念日渐多元化，如今一些幼儿教师也开始选择到教育培训机构工作，有的甚至是从干得“风生水起”的公办示范园“跳”出来。为什么会选择进入教育培训机构工作？培训机构与幼儿园的工作模式有何不同？青年报记者对培训机构的老师进行了采访。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



陆丽频认为“全面二孩”后，幼儿园面临着较大压力，而社会上的教育培训机构可以成为有效补充。

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

目标 看中广阔前景辞职创办培训机构

在普陀区杏山路上，有一家周边居民熟知且口碑不错的“灵麟教育”，它的创办人就是从公办示范幼儿园“跳槽”出来的陆丽频。自2013年创办，仅仅用了三年多时间，“灵麟教育”就已经发展到一个总部、两个分部、5000多人次学生的规模。而说起当初辞职创业，陆丽频说父母差点都要跟自己断绝关系。

“我经常做别人想不通的事。”回顾自己十余年的职业生涯，陆丽频这样说道。在她看来，自己毕业后做的两次重大决定都是别人不理解的，一次是当初坚持留在市区幼儿园实习，一次是从公办示范园辞职出来创办培训机构。

2005年，陆丽频从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。作为金山区的定向委培生，按照常规的做法，她应该回金山找一家幼儿园实习，然后顺理成章留园工作。但陆丽频却坚持选择投简历到位于市区的上海

市实验幼儿园实习。“当时有句话，叫‘中国幼教看上海，上海幼教看实幼’，我就是想看看最好的幼儿园是什么样的。”

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等待后，陆丽频终于来到实幼实习，但摆在她眼前的是残酷的竞争形势。“当时有很多实习生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大专业，其他人都是本科，而当年实验幼儿园就只有一个编制名额，所以我留下的希望非常渺茫。”陆丽频说，虽然知道留下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抱着尽量多学本领的心态她还是非常努力，“经常自己加班，弄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。”没过几个月，由于所跟的班上有老师怀孕，陆丽频作为实习生开始进班带班。又过了两个月，幼儿园有一次派年轻教师到加拿大进修的机会，而这个机会最终落在了在英文方面刻苦钻研的陆丽频头上。

从国外培训回来后，陆丽频直接被派到南昌负责红谷滩分园的筹建

工作，在那边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分园的招生、课程、科研、教研体系建设等工作后，她被召回上海。因为努力工作，能力出色，陆丽频很快就成为实验幼儿园的骨干教师，29岁时，她成为实验幼儿园工会主席。

在外人眼中，年轻有为的陆丽频前途一片“光明”，但2013年，31岁的她却做出了辞职创办培训机构的决定。“别人都觉得我疯了，父母也非常反对，几乎到了要断绝关系的程度。”陆丽频说，她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想出来闯一闯，“我觉得出来的话可能会后悔，但是不出来的话一定会后悔。”而支持她做出这一决定的，是多年幼教行业工作经历让她看到的上海幼儿培训市场的广阔潜力。最终，陆丽频顶着巨大压力创办了灵麟教育，并在短短三年内就实现了盈利，“能做到三年不亏钱是很难得的，一般这一行都是5-10年才能保本。”

[跳槽原因]

工资体系更灵活
工作时间更弹性

一直以来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首选就业方向都是公办幼儿园。由于公办幼儿园的编制有上海户籍方面的要求，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学前专业毕业生的流向都是沪籍学生流向公办幼儿园，非沪籍学生流向民办幼儿园。但最近几年，随着培训机构的大量涌现，再加上就业观念日渐多元化，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在择业时也将目光瞄向了教育培训机构。“90后”的朱桥就是在当了一年小学老师后毅然“跳”到了培训机构。“我实习时带的是初三和高中生，工作后带的是小学，而在培训机构面对的是幼儿园年龄的孩子，刚开始一度也有些担心不适应，但上了半年之后觉得还蛮喜欢的，就一直干到现在。”

说起公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差别，朱桥表示，公办学校虽然很稳定，但上课却比较累，“我在扬州那所小学时，学校实行的是大班化，一个班有五六十个孩子，我负责4个班的体育课，每周至少12节课打底，而且作为副班主任，还要协助班主任做一些管理工作，每周的工作量很大。”朱桥表示，除了工作量比较大，公办学校的工资体系也比较死板，而且上下班时间卡得很严。

而与之相比，培训机构在这些方面就要灵活得多，“现在在这里上课实行的是小班化，人数并不多，所以上课时不算太累。”朱桥坦言，培训机构的工资更高，而且工资体系更灵活，实行的是多劳多得。此外，工作时间也很有弹性，没课的时候也可以办点自己的事情。而从职业上升空间来说，培训机构也有一定优势。如今，朱桥已是所在培训机构的教务主任，以后一旦开分园，很有可能会被派驻为分园负责人。“随着对培训机构发展前景的看好，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培训机构工作。”

方向 教育培训机构是幼儿园的延伸和补充

每天面对的同样都是小朋友，在培训机构工作和幼儿园有何不同？对此，陆丽频介绍说，从功能上来说，培训机构其实是幼儿园的延伸和补充，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学到的是全方位的知识，而在培训机构则是某个专项领域知识的学习和提高。相对应的，幼儿园老师和培训机构的老师工作模式也完全不同，“幼儿园的老师样样都要管，要求是面面俱到；培训机构的幼儿教师则要求必须有一项专项技能，要是某一个领域的精英，也就是一专多能。”此外，幼儿园老师上课都是面向小朋友，而培训机构的老师除了给小朋友上课外，还有一部分工作内容是到幼儿园给一些幼儿园老师做培训，“比如，我们这边好几个专业老师，都会定期去一些幼儿园给老师上课。”

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，使得培训

机构在年轻教师培养方面也与幼儿园不太一样。陆丽频说，因为培训机构的老师要一专多能，所以，年轻老师在进入培训机构后，她都要要求他们尽快选择自己主攻的方向，“目前灵麟教育一共有18位老师，英语、思维训练、音乐舞蹈等课程的老师都是专业领域的，对于新进来的年轻老师，我会要求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找准自己的方向，一旦选择好了方向，公司也会提供各种机会和途径全力培养他们。”

陆丽频表示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出台后，幼儿园面临着较大的入园压力，而社会上的教育培训机构其实可以成为有效补充。她透露，考虑到很多二孩家庭带孩子带不过来，而幼儿园资源又有限，不可能开那么多托班，相关政府部门已在寻找一些教育培训机构提供托管服务，上幼儿园之

前的小朋友可以在培训机构托管。

陆丽频介绍说，上海市妇联已经着手针对全面二孩而开设应对方案，明年将会推出相应的项目，这一项目今年已在做问卷调查，明年将会正式立项。“以普陀区来说，共有三家早教中心，针对的都是上托班的孩子，但还是满足不了那么大的(孩子)量，所以政府部门也想让社会培训机构成为补充力量。”她表示，普陀区相关部门领导已到灵麟教育考察过，“我们的硬件、软件条件都符合他们想要找的培训机构的要求。”

陆丽频坦言，对培训机构来说，承担这种项目是不赚钱的，“完全是承担社会义务，为政府部门分忧。”而一旦明年这一项目上马，培训机构就需要补充人手，“所以我回行健学院做报告的时候，经常鼓励学妹、学弟们好好学习，这是一个朝阳产业。”